

欽定唐書

卷九十七之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九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二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旣聞徵所爲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驕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頊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祕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尙爲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僞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圖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卽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

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官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卽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尙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己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祗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

痛自咎卽詔停服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
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
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
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卽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
先是帝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
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桴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
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
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出致無爲
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
今當爲鬼爲魅尙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爲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
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効矣惜
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漳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更改
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

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卽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卽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十年爲侍中尙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鐵何足貴耶善治鍛而爲器人皆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牢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閤並同職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珥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卽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

今不當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卹禮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尙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饒薄之風先播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手頃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贖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聚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

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靡麗羅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籍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卽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効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從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尙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患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卽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先是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憺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殲匹夫之手爲天下

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不廢卽乃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自王道休明繇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彊直爲擅權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頑嚚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

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問倫曰鼓之裔夫問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爲穆伯曰問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問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立團院賜遭水者它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問關草昧立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厭

之欲加譴黜微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悉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微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幃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令萬里遺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希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愛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愛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

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於渴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寵賈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可必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達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恤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纏屬於塵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聲焉妖不妄作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于戰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

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齎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讓得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孝貴重無踰徵我遣傳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卽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令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尙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綬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悲澹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葵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

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
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褻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幃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
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
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
書一紙始半彙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
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
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
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責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
關南之行旣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祕書國家圖籍粲然
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實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
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數舉有所諷切如此徵亡
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爲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
罪黜君集坐逆誅讎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

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誅韓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卽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爲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爲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爲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徵五世孫馨。

馨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爲長春宮巡官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爲右拾遺馨姿宇魁秀帝異之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溱州司戶俄徙峽州刺史馨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跡暴章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爲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乖至法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馨上言陛下卽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閨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塵塵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爲累傷治道之本速應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卽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馨爲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瀛壖於內非曰聲妓恤宗女

之幼不爲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稽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稽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稽爲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稽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爲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郎官刺史送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稽獨固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荆南監軍呂令琛縱廉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避不發移內樞密使言狀。稽劾長任察廉知監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報俄爲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稽對惟故劾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劾帝曰覃不識朕意此劾乃今甘棠帝因敕稽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稽對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稽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旣嘗觀之。稽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龔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且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稽上言事繫軍卽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

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嘗固讓不見。可乃拜。始嘗之進李瑋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嘗坐二人黨。出爲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賊權戚縮氣。俄兼戶部侍郎。事嘗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亂。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爲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便。嘗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詹毗國獻象。嘗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人無敢言者。嘗奏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嘗引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因久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嘗爲宰相。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嘗謙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嘗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爲令狐綯所忌。讒罷之。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皦皦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